

續資治通鑑

續資治通鑑卷第一百十

賜道士第都司書林德有都吏總湖北湖南等處地方事務兼糧餉世襲至聖輩都尉星元編集

宋紀一百十

起重光大淵獻十月盡元熙困敦四月凡七月

高宗受命中興金功至德聖神武文昭仁憲孝皇帝

紹興元年

金天會九年

冬十月乙丑詔直祕閣李允文就大

理寺賜死坐擁兵跋扈擅權專殺也已巳浙西安撫

大使司統制官王德以黃榜招水軍統制邵青旣而降

之初青自鎮江引舟師駐于崇明鎮德往招捕駐軍青

龍鎮自率親兵往崇明而爲泥港所隔青先遣人鋪板

布釘錢官軍不知爭渡而過多死于泥中青遙語德曰  
太尉後隔潮水我若以數百人掉舟扼守津要則太尉  
糧食不通而自斃矣然豈可扼人于險太尉其速歸德  
曰邵統制汝壯士盍歸朝廷乎青曰諾然軍中不能不  
犯朝廷之法太尉可乞降一黃榜應以前犯罪一切不  
問則與太尉同歸德許之折箭爲誓言于朝詔以青改  
過自新可依所乞日前罪犯特與赦免德遣使持榜示  
青青見榜文謂其乞降大怒其妻謂青曰汝不記佗賊  
繫獄我剪髮饋汝今旣如此乃欲負朝廷耶時副統制  
從義卽單德忠等皆欲就撫惟統轄官閭在不欲後數

日諸將晨謁青德忠卽擊殺在于坐謂眾曰敢有不歸  
朝廷者依此眾默然青聞之揮涕而出曰單統制若欲  
得印當好相付胡爲乃爾德忠食塊自明然後勸青納  
兵以贖罪毒從之遂受撫 庚午戶部尙書孟庾參知  
政事 江東安撫大使司言李捧華旺已就招詔揀其  
兵隸諸將初張琪旣遁捧等乃以所部就劉洪道招安  
尋以捧爲武經大夫壽春府兵馬鈐轄旺爲池州兵馬  
都監旣而洪道言捧所部精銳可得萬人捧狀貌偉健  
且勇于戰鬪雖語言鄙俚每合兵機又能不貪采用眾  
謀以得下情觀捧所長殆非庸將所及乃命神武前軍

統制王玘以捧眾赴行在 乙亥起復明州觀察使陝西諸路都統制秦鳳路經略使吳玠及金人戰于和尚原大敗之初金陝西都統洛索卒宗弼遂會諸道兵數萬謀西入宣撫處置使張浚命玠先據鳳翔之和尙原以待之宗弼造浮梁于寶雞縣渡渭攻原玠及其弟秦鳳兵馬都鈐轄璘率統制官雷仲等選勁弓強弩與戰分番迭射號駐隊矢接發不絕且繇密如雨金人稍卻則以奇兵邀擊斷其糧道凡三日是夜大破之俘馘首領及甲兵以萬計宗弼中流矢二僅以身免得其麾下是浚承制以玠爲鎮西軍節度使璘康州團練使涇原

路馬步軍副總管是役也玠所部全軍轉五官資而朝  
請郎通判鳳翔府兼經略司主管機宜文字陳遠猷亦  
遷朝散大夫直祕閣秉義郎閤門宣贊舍人王喜遷左  
武大夫威州刺史宣撫司統領軍馬喜滿城人靖康初  
金人攻京師陝右大震喜聚壯士十八人不旬日附者  
甚眾喜爲立保伍法于常樂鎮營建寨柵號王萬年王  
庶爲節制使奏授成忠郎已乃率所部歸玠玠用爲秦  
州兵馬鈐轄改知同州至是以奇功遂驟進宗弼自河  
東還燕山左副元帥宗翰留宗弼在軍中更以陝西副  
完顏杲爲陝西經略使將兵屯鳳翔府與玠相持

玠異王之

望西事記曰吳玠以一軍見據和尚原金人屢攻之不克大破金人殺其大帥人多疑其不實夫吳玠之勝四太子之敗固未可知然金若不敗則今無四川矣今按金史云宗弼與宋吳玠戰于和尚原敗績此其確証矣又張浚行狀云尼堪在陝西時病篤召諸大帥謂曰吾自入中國來未嘗有敢撻吾鋒者獨張樞密與我抗我在猶不能取蜀爾曹宜悉此意當務自保而已烏珠出怒曰是謂我不能耶尼堪死即合兵來侵攷金史此時尼堪方持兵柄死者洛索也行狀多飾詞不足據

壬午福建民兵統領范汝

爲入建州汝爲據建安眾十餘萬至造黃紅傘等制置使辛企宗用兵連年不能制及是汝爲引兵入城直祕閣王浚明以下皆遁賊遂據其城甲申起復龍圖閣待制知興元府利夔路制置使王庶陞徽猷閣直學士初庶以本路軍籍單寡乃籍興元府興洋州諸邑及三

泉縣強壯每兩丁取一三丁取二與免戶下物力錢二百千號曰義士每五十人爲一隊知縣爲軍正尉爲軍副日閱武于縣月閱武于州不半年有兵數萬每遇敵則厚犒賞之教閱有方可以出戰則令尉皆改京秩張浚言于朝故有是命其後合興洋三泉四郡義士至七萬餘人 戊子斬有陰人崔紹祖于越州市其弟光祖配瓊州牢城以僞造上皇手詔自稱大元帥故也 己丑升越州爲紹興府 張琪自宣州遁去欲北降僞齊是日知承州王林所遣總轄官閣門祇候張賽生擒之于楚州檻赴行在 壬辰錄程頤孫將仕郎易爲分寧



令後五日又官其家一人 是月僞齊劉豫遣其將王世冲寇廬州守臣王亨以計誘世冲斬之大破其眾十一月乙未江東安撫大使葉夢得始至建康時建康荒殘見兵不滿三千人諸將散居它郡夢得至乃奏統制官韓世清一軍自宣州移屯建康遣水軍統制官崔增屯采石及統制官閻阜分守要害而世清尙未至也先是王才據橫澗山降劉豫遂引僞知宿州胡斌以兵入寇詔淮南宣撫使劉光世遣兵招捕夢得使統制官張俊自青陽間道會之呂頤浩欲招才乃命才以所部赴行在于是夢得遣使臣張偉諭才如詔旨才遂率其

將丁順等三十餘人渡江才懼罪請畱建康頤浩議以  
淮西一郡授才使統其兵之任夢得以爲不可乃詔才  
自顯武郎閣門宣贊舍人遷武翼大夫充建康府兵馬  
鈐轄汰遣其眾得正兵千餘人分隸諸軍 戊戌詔以  
曾稽漕運不繼移蹕臨安命兩浙轉運副使徐康國兼  
權臨安府與內侍楊公弼先營宮室先是尙書左僕射  
呂頤浩言今國步多艱中原隔絕江淮之地尙有盜賊  
駐蹕之地最爲急務陛下當先定駐蹕之地使號令易  
通于川陝將兵順流而可下漕運不至於艱阻然後速  
發大兵一軍從江西湖南以平羣寇一軍往池州至建

康府處置已就招安尙懷反側之人于明年二三月間  
使民得務耕桑則在我之根本立矣然後乘大暑之際  
遣精銳之兵與劉堯世渡淮犄角而北去由淮陽軍沂  
州入密州以揺青鄆命張浚躬親統兵由河中府入絳  
州以撼河東乘兩路餘民心懷我宋未浪之時知王師  
有收復中原之意則中興之業可覲也若不速爲之邊  
巡過春夏則金人佗日再來不惟大江之南我之根本  
不可立而日後之患不可勝言矣臣嘗觀自古有爲之  
君將以取天下者弗躬弗親則不能戡禍亂定海內伏  
望攷漢高祖以馬上治之蹟法唐太宗櫛風沐雨之事

以速圖之不可緩也三四年來金人纔退士大夫及獻  
言之人便以爲太平無事致機會可乘之便往往沮抑  
不得行今天下之勢可謂危矣旣失中原止存江浙閩  
廣數路而已其間亦多曾經殘破浙江郡縣往往已遭  
焚劫浙東一路在今形勢漕運皆非所便若不移蹕于  
上流州軍保全此數路及漸近川陝使國家命令易通  
于四方則民失耕業號令阻絕俄傾之間已至秋冬金  
人復來則雖欲追悔無及矣至是遂定移蹕之議 參  
知政事孟庾爲福建江西荆湖宣撫使神武左軍都統  
制韓世忠副之時朝廷猶未知范汝爲據建州而論者

皆言神武副軍都統制福建制置使辛企宗懦怯玩寇  
故更遣世忠自台州進 辛丑太常少卿趙子晝言每  
歲春分日祀高禘自巡幸不行雖多故之時禮文難備  
至于祓無子祝多男以係四方萬里之心蓋不可闕望  
自來歲舉行從之 乙巳磔武義大夫閤門宣贊舍人  
張琪于越州市 辛亥陞康州爲德慶府 壬子手詔  
內外侍從各舉所知三人限五日以聞舉得其當受上  
賞毋以先得罪于朝廷及蔡京王黼門人爲嫌先是帝  
得陳襄薦司馬光等三十三人奏章大善之故有是詔  
禮部侍郎李正民以爲光等皆不合時宜者由是帝薄

之 詔天章閣祖宗神御二十四位權于臨安府院奉  
安朔望節序酌獻供饗一分而已 癸丑守尙書司封  
員外郎待聘嘗言原廟之在郡國有漢故事而太廟神  
主禮宜在都今新邑未奠宜攷古師行載主之義還之  
行闕以彰聖孝 丙辰詔武功大夫榮州團練使曹成  
以所部赴行在命張俊遣使持詔書往攸縣就賜之時  
朝奉大夫提舉江西茶鹽公事侯懋言成今據衡山控  
扼要害毒流三千里莫之誰何馬友見與李宏潰卒合  
爲一軍雖駐兵在潭然素畏曹成咎成在鄂友自漢陽  
移軍潭衡以避之其忌成可知矣臣料賊意若成由衡

山順流而下友必棄潭而東入江西蓋前有孔彥舟之  
隙後逼曹成西拒劉忠萬一勢窮力盡則必歸曹成而  
攻江西矣聞友近招人買馬打造兵器度其狡獪之心  
觀望向背止在今春朝廷若不早作措置則江西諸郡  
恐非朝廷有江西失則二廣危矣詔付宣撫司 己未  
金遷趙氏疏屬五百餘人于上京 辛酉僞齊秦鳳經  
略使郭振以數千騎掠白石鎮武節大夫閣門宣贊舍  
人宣撫司選鋒將王彥與熙河統制官關師古併兵禦  
之賊大敗振爲官軍所獲遂復秦州張浚承制以彥爲  
康州刺史 壬戌曹成犯安仁縣執湖東安撫使向子

諶初成旣屯攸縣而子諶兵不滿萬駐司于衡之安仁遣使招成亦聽命子諶乃檄成權本司都統制而命諸將韓京以一軍西守衡陽吳錫以一軍南定宜章賊徒逡巡不敢南向者百有餘日上江諸郡遂得以獲旣而援兵不至成忿子諶扼已卽擁眾而南子諶遣從事郎權安撫司幹辦公事何彥猷迪功郎隨軍錢官張節夫見成計事遇于途二人皆遁去子諶率親兵與成相拒自午至申官軍悉潰子諶度不可遏單騎入成軍諭以國家威靈成不服遂掠安仁縣進攻道州執子諶而去金房鎮撫使王彥斬中軍統制官趙橫統領官陶瑋



彥旣敗李忠凱歌而歸大賞將士待橫如初終不言豐里之敗橫亦不疑至是忽會諸將于毬場酒四行叱橫起數其豐里不策應之罪併璋斬之復飲數行而歸

是月金主以陝西地賜劉豫從張邦昌所受封略故也

十二月乙丑趙子晝權尙書禮部侍郎宋以公族爲

從官自子晝始己巳秘書少監傅崧卿權尙書吏部

侍郎充淮東宣諭使辛未宣撫處置使張浚承制以

閤門宣贊舍人知興州同統領秦鳳等路軍馬李師顏

知成州閤門宣贊舍人利州路第三將柴斌知興州金

之破陝西也師顏爲耀州守獨率所部來歸其家屬皆

爲金所得金人服其忠義遣其弟師文招之師顏不顧  
師文卒爲所害由是浚擢用之 丁丑手詔略曰比緣  
國難盜起未息者蓋姦賊之吏無邠民之意及煩王師  
而軍需不免又取于民因循輾轉日甚一日欲民不盜  
不可得也可將建炎三年以前積欠除形勢戶及公人  
外一切蠲除如州縣不奉詔及監司迫脅州縣巧作催  
科者竝除名竝御史臺糾察多出黃榜曉諭又詔三省  
備以祖宗朝直決賊吏舊制鏤板行下自今有犯依法  
行遣仍籍沒家財 曹成至道州守臣直祕閣向子恣  
聞之悉城中官軍得百有二十五人俾之迎敵又遣使

招之兵行三十里與成遇士皆驚逸成自東門入子恣從西門跳奔獲免成遂據道州 戊寅以彗見許臣民實封言事 庚辰桑仲遣兵攻復州守臣修武郎祖通棄城走 詔武翼大夫閤門宣贊舍人知海州薛安靖朝散郎通判州事李彙竝赴行在令揚楚等州宣撫使劉光世遣將統兵戍守安靖本劉錫屬官彙嘗爲沙河簿在滄州結約南歸會劉豫使守海州至郡踰年遂誘率簽軍蓋諫等殺金人所命沂南淮北都巡檢使王企中及僞齊之戍守者率軍曳以城來歸尋以安靖爲浙西兵馬副鈐轄賜彙同進士出身簽書海寧軍節度判

官廳公事

甲申右司諫方孟卿言祖宗故事諫官置

局于後省號爲兩省官蓋兩省朝廷政令所自出祖宗以諫官居之不無深意今行在諫院許于皇城內建置未有定處望令依舊隨省置局詔諫院許於行在所都堂相近置局 丁亥言者請賊吏當死者勿貸帝曰朕本心欲專尙德化顧賊吏害民有不得已者然亦豈忍遽置搢紳于死地如前詔杖遣足矣 戊子詔襄鄧鎮撫使桑仲金房鎮撫使王彥釋怨體國不得自相侵擾初仲雖受命然猶恃兵眾再圖取金州是冬以其眾分三道一攻住口關一出馬郎嶺一擣洵陽縣使其副都

統制武節大夫榮州刺史李橫統之前軍去金州三十里彥曰賊兵以我爲寡故寇三道以離吾之勢今吾破其堅則脆者自走矣時賊之大兵在馬郎嶺北彥遣統制焦文通禦住口關而自以親兵營馬郎嶺與之對壘大戰凡六日賊奔潰彥縱兵追擊均州平

紹興二年

金天會十年

春正月癸巳嗣帝在紹興是日從官

已下先發以將還浙西也 甲午詔自今科場復置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 丙申福建江西荆湖宣撫副使韓世忠圍建州先是世忠行師至福州守臣程邁以賊方銳欲世忠少畱以俟元夕世忠笑曰吾以元夕觀

旋見公矣師次延平劒潭湍險賊焚橋以拒王師世忠  
單馬先浮以濟師遂濟距建寧百里許范汝爲已伐木  
埋竹及布鐵蒺藜開陷馬坑以拒諸要路世忠乃偃兵  
自間道急趨鳳凰山是日旦至城下遂圍之越四日辛  
丑收建州初范汝爲旣被圍固守不下世忠以天橋對  
樓雲梯火礮等急擊之凡六日賊眾稍怠夜官軍梯而  
上城遂破賊眾死者萬餘生擒其將張雄等五百餘人  
汝爲竄回源洞中自焚死其將葉諒以所部犯邵武軍  
世忠擊斬之餘眾悉平初世忠疑城中人皆附賊欲盡  
殺之資政殿大學士李綱時在福州見世忠曰建州百

姓多無辜世忠受教及城破世忠令軍人悉駐城上毋  
得下植旗于城之三面令士民自相別農者給牛種使  
耕商賈者弛征禁爲賊脅從者汰遣獨取其附賊者誅  
之由是多所全活及還師父老請祀之世忠曰活爾曹  
者李相公也 壬寅帝御舟發紹興神武右軍都統制  
張俊中軍統制巨師古以其軍從畱右軍統制官劉寶  
殿後以吏部侍郎李彌大權知紹興府節制內外軍馬  
時百司先渡江扈衛者獨執政與給事中直學士院胡  
交修中書舍人程俱侍御史沈與求而已晚執政登御  
舟奏事帝至錢清堰乘馬而行 湖南安撫使向子諲

自曹成軍中復歸藍山縣初成旣入道州會樞密院遣  
幹辦官左弼持詔書諭成俾散遣江淮等路民兵獨與  
堪出戰人赴行在聽張俊節制其徒爲盜久憚俊嚴明  
不聽湖廣宣撫使吳玠時在桂州以兵力微不能進新  
中書舍人胡安國移書於玠以謂帥臣見執而方伯不  
能治此方伯之恥不知策將安出願速遣前軍進由昭  
賀以通春陵北檄荆自衡移永東檄吳錫嚴兵宜章而  
親總中軍急渡嶺而北下臨清湘據三湖上流之地然  
後詰問曹成擅移屯所與執帥臣之罪就檄子諲赴軍  
前議事若其悖罪自新則與之招安不然斷而討之勝



負可決若復延久必生內變矧迫東作之期民失耕種  
不待接刃已投于溝壑矣敬然其言而不能用先是宣  
撫使都統制兼參議馬擴嘗駐軍大名爲成所服乃遣  
小校張布持敬檄諭成成許受招始釋子謹擴旋去又  
數日敬詞命亦至成遂復爲亂 甲辰帝次蕭山縣

丙午帝至臨安 壬子侍御史沈與求遷御史中丞時  
禁衛寡弱兵權不在朝廷與求言陛下移蹕東南將圖  
恢復之舉先務之急宜莫如兵漢有南北軍唐自府兵  
彊騎之法旣壞猶內有神策諸衛外有諸鎮之兵上下  
相維使無偏重之勢今圖大舉而兵權不在朝廷雖有

樞密院及三省兵房尙書兵部但奉行文書而已願詔大臣講求利害而舉行之使人情不駭而兵政益修助成經理中興之志 初建昌軍石陂寨卒丁喜饒青等爲亂聚眾數千人而蘆溪寨土兵楊招與鄉民乘之縱掠喜尋死其徒姚達代領其眾帝命徽猷閣待制新知宣州劉洪道統領制官崔邦弼等往捕至是劉洪道請濟師乃詔統制官韓世清自宣州遣兵三千時奉議郎知貴溪縣符建中亦遣舉人劉銳往說諭土兵眾皆聽命詔官其首餘眾分隸信州諸軍 金主詔曰魯遼人分士庶之族賦役皆有等差其悉均之 戊午三衙奏

定臨安府左右廂巡爲百有十五鋪用卒六百七十三人三衙及本府兵各居其半

按二十二年十月己卯又增爲百有五十鋪

辛酉武功大夫忠州團練使楊勅以所部四千屯吉州恣橫不法建武軍節度使江西兵馬副總管楊惟忠欲圖之乃與勅叙同姓之歡邀會飲伏兵誅之遂并其兵尋進惟忠軍職一等勅自建炎中爲盜踐蹂福建湖南諸州及是乃敗 二月丁卯尙書吏部侍郎李光試禮部尙書吏部侍郎李彌大試戶部尙書徽猷閣直學士知漳州基密禮試禮部侍郎太常寺少卿程瑀試給事中 庚午資政殿大學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李綱爲

觀文殿學士荆湖廣南路宣撫使兼知潭州前五日直  
祕閣知道州向子志奏曹成犯道賀二州宰相呂頤浩  
秦檜因陳天下大計當用二廣財力葺荆湖兩路使通  
京西接陝右此天下右臂如京東諸州爲叛臣所據正  
如國初河東且畱以蔽敵諸路先定它時併力圖之似  
爲未晚檜請身至湖外自當一面效羊祜襄陽故事帝  
曰卿等當居中運裁不可授人以柄至是命綱仍令福  
建等路宣撫副使韓世忠以所部統制官任仕安一軍  
三千人授綱出汀州之任又命權河東安撫使岳飛率  
河東副總管馬友及諸將李宏韓京吳錫等共擊成時

新除舍人胡安國避地河東亦以書遺檜言吳敏兵寡  
宜就遣世忠以爲之副俾殲殄羣寇收拾遺民人言向  
子諲忠節在今日可以扶持綱常願憐其無救而陷于  
賊復加任用俾收後效 金賑上京路戍邇之民 癸  
酉起居舍人廖剛權尙書吏部侍郎 丁丑詔閣門宣  
贊舍人崔增樞密院準備將領趙延壽單德忠李振徐  
文武功大夫李捧樞密院水軍統制邵青所部兵分爲  
七將以御前忠銳爲名內增青仍作水軍竝隸侍衛步  
軍司非樞密院得旨毋得擅發仍鑄印賜之 己卯秦  
檜因奏事言每見陛下屈已從諫中外士民無不感悅

帝曰如前日百姓揭牌題以供御繡服問之乃十年前京師鋪戶用其舊牌已令毀撤不知者將謂舊習未除朕所服者多繪素豈復有綺繡也 癸未帝始御講殿自巡幸以來經筵久輟至是復之 乙酉帝諭輔臣曰人主待臣下當以至誠若知其不可用不若罷去疑而留之無益也又曰人主之德莫大于仁仁之一字非堯舜莫能當呂頤浩秦檜曰聖學高明以誠仁二者治心修身正家齊天下有餘裕矣 戊子龍圖閣待制知撫州高衛落職與官觀衛言甘露降于州之祥符觀且爲圖上之王居正論今日恐非天降祥瑞之時崇飾詔諛

老不知愧望賜罷黜從之 是月知商州董先叛附于  
劉豫先是閤門宣贊舍人李興以節制軍馬屯于商州  
會先爲陝虢安撫使統制官耿嗣宗所迫來依興以兄  
事之未幾河南鎮撫使翟興俾先知商州先心懷之密  
有害興意因置酒伏甲執興于坐以鎮撫使之命械興  
赴河南欲于中途殺之行兩程宿山林庵舍中興見羣  
卒熟寐乃荷械而去逮曉至洛陽農家人識之咨嗟熟  
視遂破其械以糗糧遺興使去其子女諸妾皆被害興  
既脫復得麾下舊兵千餘往來商虢間先既與興爲仇  
且劉豫勢漸盛先不能軍遂以商虢二州降豫 初淮

西諸州多爲劇盜所據朝廷因而授之閭門宣贊舍人知濠州寇宏雖受朝命陰與僞宿州守胡斌通李成之敗也褒信縣射士許約收其潰兵入兖州城以收復告卽以約知兖州約與武節大夫忠州刺史知壽春府陳卞皆與僞境往來藉用紹興阜昌年號兖州土豪張昂獨率民兵據仙居縣之石嶺山爲寨事聞詔授昂忠翊郎忠義兵民統領至是北賈有至建康者言中原之民苦劉豫虐政皆望王師之來江東安撫大使葉夢得聞之卽遣使撫諭卞宏二人皆聽命旣而豫遣僞京西南路安撫使王彥先攻壽春爲卞所敗而宏遂與斌絕卞



尋復固始縣會豫眾犯二州下棄城保南岸夢得令統制官王冠張俊等援之豫眾引去三月壬辰朔虔化縣賊李敦仁補正修武郎閤門祇候其徒三十八人皆授官分隸張俊等軍中敦仁起書生爲盜三歲蹂四州十縣最後爲江東統制官顏子恭所破至是始平淮西招撫使李光執江東安撫大使司都統制韓世清于宣州初光與副使王玘將忠銳神武軍合萬餘以辛卯晦抵城下時日已暮隔溪而營世清將迎謁其壕寨將曰不可李尙書往淮西而下寨甚嚴非過軍也必有謀耳世清曰我何罪遂將親兵千餘人來謁是夜光與玘

其議翼曰世清率諸將來賀月旦守臣具食瓊先以甲士守其從者光謂世清曰得旨揀軍往淮北可批報諸軍令素隊出城世清欲上馬馬已持去光命持黃榜入城統領官楊明吉榮聞之諭其徒環甲毋出世清不得已批報諸軍眾乃聽命擇其壯者五千餘人隸神武前軍餘許自僂光又得世清所用舟九百艘帛七十匹遂執世清以歸其中軍統領官趙琦先以精銳二千討賊于建昌亦命琦赴行在 水賊翟進犯漢陽軍殺武功大夫權軍事趙令弒及吏民百餘人掠舟船而去遂以其眾歸于蘄黃鎮撫使孔彥舟 乙未江西安撫大使

李回言湖東名賊曹成在道州馬友潭州李宏岳州劉忠處潭岳之間雖時相攻擊其實聞二宣撫之來陰相交結分布一路爲互援之計馬友據潭州踰半年漕臣錢糧不得移用今朝廷以岳飛知潭州友安得不疑飛亦安能引兵直赴潭州與友共處若使飛先往道州捕曹成友必懷疑阻害糧饋則飛有腹背受敵之患不若且置成不問先引兵往袁州約友宏云討忠以俟二宣撫之來庶使成不偃過嶺最爲長策飛之將行也回旣諭以此意復言于朝呂頤浩秦檜進呈因言湖廣大寇曹成爲首馬友劉忠次之數賊相與交結爲輔車相依

之勢帝曰宣撫使司兵到必能平湖南諸寇續次令轉往湖北襄漢間以通川陝譬如漢高祖先遣韓信破趙復破齊然後擒項籍乃詔飛勘量賊勢如未可進且駐袁州以俟世忠會兵時成已進犯嶺南飛亦移兵茶陵而朝廷未知也 戊戌明州觀察使襄陽府鄧隨郢州鎮撫使兼知襄陽府桑仲爲知郢州霍明所殺初仲屢爲王彥所敗欲再攻金州鎮撫使副統制兼知鄧州李橫曰不率三軍入西川卽殺敵以圖報國勿坐困于此仲檄明曰金州草寇當道當盡剿除明不從每報之曰不知金州草寇主名爲誰安復鎮撫使陳規聞之亦遣

人謂明曰朝廷以郡授汝矣汝謹勿附仲仲怒陰有殺明意明措置郢州漸成井邑亦有戀郢之心仲以二十騎疾馳入郢州明聞謂其黨曰太尉來定見害明度仲以駿馬日馳三百里髻必解散預備有力者爲之束髮坐定明卑詞謝曰擇日卽起兵豈敢違令事未須遽莫要理髮否仲欣諾有力者旣得其髻卽擒而殺之囚其從者而以反聞後鎮撫司參謀官趙去疾歸朝帝問仲何如人去疾曰忠義人也帝問其說去疾曰仲嘗爲臣言必欲取京師以獻朝廷第乞二文資以祿其子帝惻然感動授仲二子昕維將仕郎 己亥制授故南越王

李乾德子陽煥靜海軍節度使特進檢校太尉兼御史大夫上柱國封交趾郡王仍賜推誠順化功臣自元豐後大臣功號悉除之獨安南如故一庚子陝西都統司同統制軍馬楊政及金戰于方山原敗之時隴州移治方山原守將范綜以散卒兵數千駐原上金人所命陝西經略使薩里千與叛將張中彥慕容洎合兵來侵陝西都統制吳玠命政及吳璘雷仲救之大戰三日焚其寨翼日敵引去政臨涇人初爲弓箭手驍勇過人玠用爲統制宣撫處置使張浚錄其功擢知鳳州 癸丑武功大夫忠州團練使閤門宣贊舍人河南府孟汝唐州

鎮撫使知河南府兼節制應援河東北兵馬使翟興爲  
其將官楊偉所殺初僞齊劉豫將移都汴京以興屯伊  
陽山寨憚之豫每遣人往陝西則假道于金人由懷衛  
太行取蒲津濟河以達豫淡苦之嘗遣迪功郎蔣頤持  
詔書遣興誘以王爵興戮頤而焚其書豫計不行乃陰  
遣人招偉以厚利偉遂殺興攜其首奔豫興死年六十  
其子兵馬鈐轄琮收合餘兵保故寨自是不復能軍事  
聞詔贈興保信軍節度使 甲寅帝策試諸路類試奏  
名進士于講殿帝謂輔臣曰朕此舉將以作成人材爲  
異日之用若其言鯁亮切直它日必端方不回之士自

崇寧以來惡人敢言士氣不作流弊至今不可不革因  
手詔諭攷官直言者置之高等尤詔佞者居下列鹽官  
進士張九成對策曰禍難之伦天所以開聖願陛下以  
剛大爲心無遽以驚憂自阻彼劉豫者素無勲德殊乏  
聲稱天下徒見其背叛於君親而妄身于強敵耳黠雛  
經營有若兒戲今日之計當先用越王之法以驕之使  
侈心肆意無所忌憚將見權臣爭強篡奪之禍起矣臣  
觀濱江郡縣爲守令者類無遠圖陽羨惠山之民何其  
被酷之深也率斂之民種類閔大秋苗之外又有苗頭  
苗頭未已又行八折八折未已又曰大姓大姓竭矣又



曰經實經實均矣又曰均敷均敷之外名字未易數也  
流離奔竄益以無聊臣竊謂前世中興之主大抵以剛  
德爲尙去讒節慾遠佞防姦皆中興之本也今閭巷之  
人毗隸之伍皆知有父兄妻子之樂室家聚處之歡陛  
下雖貴爲天子富有四海徒以金人之故使陛下冬不  
得其溫夏不得其清昏無所定晨無所省問寢之私何  
時可遂在原之急何時可救日往月來何時可歸望遠  
傷懷何時可釋每感時遇物想惟聖心雷厲天淚雨流  
思掃清蠻帳以迎二聖之車若夫小民則不然是以搜  
攬小蟲馳驅駿馬道路之言有若上誣聖德者深察其

源蓋自彼閭人私求禽馬動以陛下爲名國之不祥也  
今此曹名字稍有聞此臣之所憂也賢士大夫宴見有  
時宦官女子實居前後有時者易陳前後者難問聖情  
荏苒不知其非不若使之安掃除之役復門戶之司凡  
交結往來者有禁干與政事者必誅陛下日御便殿親  
近儒者講詩書之指經論古今之成敗將聞閭寺之言  
如狐狸夜號而鴟梟晝舞也

攷異九成家傳云公策言劉豫比之狐狸鴟梟豫怒

手劍屬客欲刺之乃策語不同家傳小誤也

帝咸其言擢九成第一以下二

百五十九人及第出身而川陝類省試合格進士楊希  
仲等一百二十人皆卽家賜第 夏四月丁卯金主詔

曰諸良人知情嫁奴者聽如故爲妻其不知而嫁者去

住悉從所欲 先是金主以皇弟安班舊倫諱貝勒舊

勃極烈嗣位卽以安班貝勒授其弟杲一名舍音杲既

歿久虛此位而宗峻子亶以太祖嫡孫當立輔政大臣

宗幹等不以言金主亦無立亶意至是左副元帥宗翰

右副元帥宗輔左監軍完顏希尹等入朝宗翰曰儲嗣

虛位頗久亶爲先帝嫡孫當立不早定之恐授非其人

宗翰日夜未嘗忘此遂與宗輔宗幹希尹定議入言于

金主請之再三金主以宗翰等皆大臣義不可奪迺從

之庚午詔亶曰爾爲太祖之嫡孫故命爾爲安班貝勒

其無自謂幼冲狎於童戲惟敬厭德遂以皇子宗盤爲

古論

舊作國  
論今改

貝勒以左副元帥宗翰爲古論右貝勒兼

都元帥以右副元帥宗輔爲左副元帥翰林學士承

旨兼侍讀翟汝文參知政事一辛未復置諸州學官四

十三員時言者論文武之道不可偏廢東晉之初首開

學校頃緣議者務減吏員諸州教授例從銷減今所在

州郡添差筦庫捕盜者無慮十數何獨于此而吝之欲

望稍修學官使士子有所矜式且廉退之士不至棄遺

壬申建武軍節度使江西兵馬副總管楊惟忠討軍

賊趙進降之進寇江州之瑞昌帥臣李回遣惟忠討捕

時賊眾萬二千官軍八千而已平旦惟忠渡江先鋒將武德郎閤門宣贊舍人傅選悉五軍旗幟行以壯軍聲賊謀知之曰先鋒尙如此若全軍而來何可當也遂遣使迎降詔以進爲從義郎其徒十三人皆授官仍畱江州屯駐 已卯執政奏事帝諭二相曰願浩專治軍旅檜專理庶務當如范蠡大夫種分職先是呂願浩聞桑仲進兵乃大議出師而身自督軍北向且言近聞金僞合兵以窺川陝若於來春舉兵必可牽制陝西之急萬一王師逐豫則彼必震恐因令韓世忠自西京入關此亦一奇也及是帝諭輔臣二人唯唯奉詔 癸未詔曰

朕寤寐中興累年于茲任人共政治效缺然載加攷績  
登庸二相蓋欲其謀斷協濟事功倚毗眷遇體貌惟均  
凡一時啟擬薦聞之士顧朕拔擢任使之間隨其才器  
試可乃已豈可二哉尙慮進用之人才或勝德心則媚  
與潛效偏私浸成離間將見分朋植黨互相傾搖由辨  
之不早辨也可不戒哉繼自今小大之臣其各同心體  
國敦尙中和交修不逮如或朋比阿附以害吾政治者  
其令臺諫論列聞奏朕當嚴置典刑以誅其意時呂頤  
浩秦檜同秉政檜知頤浩不爲時論所與乃多引知名  
之士爲助欲傾頤浩而專朝權帝頗覺之故下是詔

乙酉呂頤浩言近至天竺祈晴今雨少霽可以上寬聖慮帝曰朕宮中亦自有蠶此不惟可候歲事亦欲知女工艱難事事質驗 戊子尙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密院事呂頤浩都督江淮荆浙諸軍事制曰盡長江表裏之雄悉歸經略舉宿將王侯之貴咸聽指呼時頤浩將謀出師而秦檜之黨亦建言咎周宣王內修外攘故能中興今二相宜分任內外之事帝乃命頤浩總師開府鎮江頤浩請辟參謀官以下文武七十七員鑄都督府印賜激賞銀帛二萬匹兩上供經制錢三十萬緡米六萬斛度牒八百道月給公帑錢二千緡仍

許召諸州守臣時暫至軍前議事皆從之 己丑給事  
中王叔敖守尙書戶部侍郎兼侍讀 庚寅金以鴨綠  
混同江暴漲命賑徙遶戍戶之在混同者 是日僞齊  
劉豫移都汴京士民震駭豫乃下詔以撫之因與民約  
曰自今更不肆赦不用宦官不度僧道文武雜用不隄  
資格尊其祖忠曰毅文皇帝廟號徽祖父曰睿仁皇帝  
廟號衍祖僞左丞相麟籍所鄉兵十餘萬爲皇子府十  
二軍以尙書戶部郎中兼權侍郎馮長寧參謀軍事改  
汴京畱守爲京兆畱守豫在開封凡軍國事以至賞刑  
鬪訟毋巨細申元帥府取決沿河沿淮及陝西山東等



路皆駐北軍由是賦斂甚重刑法太峻民不聊生時西京奉先卒李英賣玉碗與金人豫疑其非人間物驗治得實遂以其臣劉從善爲河南沙淘官谷浚爲汴京沙淘官于是兩京民間窖藏及冢墓破伐殆遍矣癸巳高麗國王楷遣其尙書禮部員外郎崔惟清閣門祇候沈起入貢詔祕書省校書郎王洋押伴楷獻金百兩銀千兩帛二百匹紙二百匹人參五百斤詔賜惟清起金帶賜酒食于同文館直祕閣主管洪州玉隆觀衍聖公孔端友旣卒詔以其子玠爲右承奉郎封衍聖公丙申神武副軍都統制岳飛引兵擊曹成于賀州境上

大破之初成旣得賀州聞岳飛至以兵守莫邪關飛遣  
前軍統制張憲攻關軍士郭進與旗頭二人先登進揮  
槍而出殺其旗頭賊兵亂官軍齊進遂入關飛喜補進  
秉義郎解金束帶以賜官軍旣入關賊兵散亂第五將  
韓順夫解鞍脫甲以所虜婦人佐酒賊黨楊再興率眾  
直犯順夫之營官軍退卻順夫爲再興斫臂而死飛怒  
盡誅親隨兵責其副將王某擒再興以贖罪會張憲與  
撞軍統制王經皆至再興屢戰又殺飛之弟翻官軍追  
擊不已成屢敗眾死者萬數成率餘兵屯桂嶺 丁酉  
詔奉迎溫州開元寺真宗神御赴行在初章獻明肅皇

后以黃金鑄章聖神御帝恐其誨盜故遷焉因愀然謂  
宰輔曰朕播遷至此不能以時薦享宗廟奉衣冠出游  
令祖宗神御越在海隅念之坐不安席 丙午神武副  
軍都統制岳飛敗曹成于桂嶺成拔寨遁去賊將楊再  
興爲追騎所及跳入淡澗中軍士欲就殺之再興曰勿  
殺當與我見岳公遂受縛飛見之解其縛曰汝壯士吾  
不汝殺當以忠義報國家再興謝之飛畱以爲將時成  
旣爲飛所破遂走連州飛命前軍統制張憲追之成窘  
蹙又走郴州守臣趙不羣乘城固守成轉入邵州會福  
建江西荆湖宣撫使韓世忠旣平閩盜乃旋師永嘉若

將就休息者而道處信徑至豫章江濱連營數十里羣賊不虞其至大驚以爲神世忠聞成屢北遣神武左軍提舉事務官拱衛大夫貴州刺史董收往招之成以其眾就招有赦曷獨不從率眾走沅州戴白巾稱爲成報仇曷後歸于張憲 庚戌武德大夫知池州王進言已復太平州先是江東安撫大使司統制官張俊耿進等攻城未能下進以所部赴之叛兵陸德等受招進挺身而入其次周青者言不順進乃召使臣張錚叱令置對乘賊不意執青斬其首俄而耿進自西門張俊自南門入諸軍既不相一遂殺入縱掠城中亂兵馬鈐轄權州

事趙子綱乘間遁去俊執德以獻伏誅其後二人交訟其功詔李光究實光上進等及軍士五千八百餘人功狀于朝帝命以功贖過而子綱與錚皆勒停初進在池州嘗以事械司理參軍衛允迪而釘其手言者交奏其狀未及究至是呂頤浩遂命進以所部二千屯饒州德之始叛也懼官軍將至謀盡黥城中少壯而屠其老弱然後擁眾渡江慈湖寨兵馬俊適隸周青左右得其謀陰結其徒十人殺賊然後諭眾開門其徒許之俊歸語其妻孫氏與之訣至南門伺青出上馬斫中頰九人懼不敢前俊與妻子皆遇害青被傷臥旬日賊黨益落官

軍四合遂就誅後贈俊修武郎立祠號登勇

續資治通鑑卷第一百十

續資治通鑑卷第一百十一

賜進士第部尚書兼都察院御史總督湖廣地方事務兼提督學政等事

宋紀一百十一

起元祐四年五月  
盡十二月凡八月

高宗受命中興全功至德聖神文武文昭仁憲孝皇帝

紹興二年

金天會十年

五月庚申朔日北至祀皇地祇于天

慶觀之望祭殿始用牲玉

辛酉捧日天武四廂都指

揮使建武軍節度使江西兵馬副總管楊惟忠率惟忠  
之討趙進也卽軍中得疾還洪州一日死安撫大使李  
同收其軍隸本司以統制官傅選胡友所部四千人爲



前後軍又命親衛大夫鼎州團練使祁超將餘兵五千

充本司統制

案此據此年七月六日李同所奏增入

惟忠起行間兼長戰

守宣政間在陝西頗有威名及從帝至東南官崇志滿

不冑盡力聲譽日衰薨年六十六後諡恭勇 庚午岳

飛奏破曹成于賀州

壬申斬黃鎮撫使孔彥舟言劉

豫已遷汴京金人畱戍甚寡人苦科役日望王師土豪

人戶尙有團練保險堅守不降者誠能拜相臣爲大元

帥宿重兵于淮南要害之地以爲根本指揮諸鎮分道

進兵將見天戈所指州縣望風降順因民所欲藉以爲

兵不必乞師于神武取民所餘資以爲糧不必仰給于

縣官河南之地指日可定而京城孤立矣一日會合輶  
輳城下而劉豫唾手可擒也伏念臣昨任東平府鈐轄  
統領巡社鄉兵屢戰獲捷京東軍民竊知姓名見今所  
部將士又多東北人皆曾隨臣出入行陳習知山川不  
煩鄉道伏望聖慈假借名目稍重事權使臣獨當一路  
自光之蔡迺選進兵詔賜敕書嘉獎仍令就都督府計  
議 丁丑尙書左僕射都督江淮荆浙諸軍事呂頤浩  
總師次常州而其前軍將武節大夫榮州團練使趙延  
壽所部銳軍叛于呂城鎮是日叛兵過金壇縣奉議郎  
知縣事胡思忠率射士迎敵爲所敗賊以槍刺之思忠

曰寧殺令毋掠藏庫殺平民賊怒逐之至市河思忠溺死浙西安撫大使劉光世遣前軍統制王德追叛兵至建平縣及之盡殲其眾後贈思忠三官錄其家一人于是頤浩稱疾不進 壬午詔泛海往山東者行軍法牒報劉豫于登密淮陽造舟論者恐賈舟爲僞地所拘則篙工柁師悉爲賊用故有是旨 甲申戶部請諸路上供絲帛並半折錢許之是時江浙湖北夔路歲額綱三十九萬匹江西川廣湖南兩浙絹二百七十三萬匹東川兩浙湖南綾羅絕七萬匹成都府錦綺千八百餘匹段皆有奇 丙戌詔置修政局時尙書左僕射呂頤浩

既督軍于外右僕射秦檜乃奏設此局命檜提舉而參知政事翟汝文同領之又以尙書戶部侍郎黃叔教爲參詳官起居郎胡世將太常少卿王居正爲參議尙書右司員外郎吳表臣員外郎曾統兵部員外郎樓炤考功員外郎張巖竝爲檢討官置局如講議司故事仍詔侍從臺省寺監官監司守令各書所見 六月庚寅朔貴州團練使新知復州李宏引兵入潭州執湖東招撫使馬友殺之時韓世忠將至長沙宏遂有殺友之謀是日因其詣天慶觀還襲殺之于市其將王進王俊以所部數千人遁去宏屯潭州 辛卯內殿進呈王大智所

造軍器帝曰車戰可用否古法旣廢不復聞用車取勝  
莫若且令多造彊弩 金遣使閱諸路丁壯調赴軍中

癸巳命廣西經略司卽韶州撥內帑錢三十萬緡市  
戰馬至是經略司言比歲不逞之徒多以金銀市馬鬻  
于羣盜故馬直踴貴望于大觀格遞增二分許之舊格  
八等馬高四尺七寸者直十五千高四尺一寸者直十  
三千其餘以是爲差于是神武諸軍皆缺馬乃命經略  
司以三百騎賜岳飛二百騎賜張俊又選千騎赴行在  
然蠻馬尤駟駿者在其地或博黃金二十兩日行四百  
里但官價有定數故不能致此等焉 己亥江東安撫

天使李光乞行宮增剏後殿仍修葢三省樞密院百司及營房等許之其後帝手詔光第令具體而微毋困民力輔臣進呈帝曰但令如州治足矣若止一殿雖用數萬緡亦未爲過必事事相稱則土木之侈傷財害民何所不至 壬寅翟汝文罷參知政事 利州觀察使蘄

黃鎮撫使孔彥舟叛降僞齊先是劉豫訪得彥舟母妻及子厚給以祿使其舅盧某持書招之彥舟乃有叛意未發會報權邦彥入樞府彥舟與之有隙心不自安時韓世清旣伏誅而韓世忠連破湖湘羣盜順流東歸彥舟疑其圖已遂決策叛去幕客長洲王玠諫曰總管被

命鎮撫三州任優祿厚豈可負朝廷恩自陷不義彥舟不聽玠再諫遂面罵之彥舟怒殺玠引所部降劉豫其統制官陳彥明不肯北去與統領官武翼郎郭諒率眾千餘詣知江州劉紹先降詔進彥明二官與諒並爲都督府準備將仍賜敕書獎諭江西安撫大使李回聞彥舟遁乃以本司右軍統領李玠以所部知黃州 乙巳詔簽書樞密院事 邦彥兼權參知政事 甲寅詔尙書左僕射都督江淮荆浙諸軍事呂頤浩令赴行在奏事初頤浩甫出師而其前軍叛去又聞桑仲死頤浩不能進遣參謀官傅崧卿以所部之建康因引疾求罷帝

手詔封還所上章頤浩復乞祠乃命還朝以崧卿權主  
管都督府職事 乙卯詔以辛企宗所部神武副軍隸  
湖廣宣撫使李綱仍趣令之鎮 福建江湖宣撫使前  
軍統制官解元後軍統制官程振以所部入潭州屯于  
子城之內新知福州李宏稱疾不出夜宏中軍由恩波  
門以遁元遣將李義追擊之翼旦元盡拘宏舟楫之在  
江臬者引兵至寨中見宏計事因悉其兵械以歸世忠  
卽以宏爲宣撫司統制時朝廷始聞馬友死以敕書勞  
宏而宏已執矣 是夏金都元帥宗翰之白水泊避暑  
試舉人以詞賦得胡礪以下先是試之日宗翰立馬場



中呼舉人之年老者諸生不諭其意爭跪于馬前宗翰據鞍以鞭指麾俾譯者諭之曰汝無力老奴婢胡爲應試汝能文章則少年登科矣今苟得官自知日暮塗遠必受賕爲子孫計否則圖財假手何補于國我欲殺汝又念汝罪未著姑聽終場倘有所犯必殺毋赦諸生伏地叩頭愧恐而去是舉也宗翰諭主司勿取中原人秋七月壬戌復置湖北提舉茶鹽司 癸亥敕令廣西經略司以鹽博馬其後歲撥欽州鹽二百萬斤與之乙丑給事中胡安國入對帝曰聞卿大名何爲累召不至安國再拜辭謝進曰臣聞依國必先定計定計必先

定都建都擇地必先設險設險分土必先尊制制國以  
守必先恤民夫國之有斯民猶人之有元氣不可不恤  
也除亂賊選縣令輕賦斂更弊法省官吏皆邨民之事  
也而行此有道必先立政立政有經必先核實是非毀  
譽各不亂真此致理之大要也是非核實而後號令行  
人心順從惟上所命以守則固以戰則勝以攻則服天  
下定矣然欲致此顧人主志尙何如耳尙志所以立本  
也正心所以決事也養氣所以制敵也宏度所以用人  
也寬隱所以明德也具此五者帝王之能事備矣乞以  
核實而上十有五篇付宰相參酌施行 己巳江西安

撫大使司奏孔彥舟北遁詔趣岳飛移屯江州左司諫  
吳表臣言風聞僞齊于京東路每戶科麻七斤或者恐  
其以繩維舟謀濟江之計今沿江津渡皆當爲備就中  
采石江稍狹而水緩鑒之往事備禦尤當嚴密樞密院  
勘會已令韓世忠屯建康府岳飛屯江州防扼江道詔  
送沿江諸帥 丙子初韓世忠進師討劉忠是日至岳  
州之長樂渡與賊對壘賊開塹設伏以拒官軍 己卯  
呂頤浩自鎮江入見庚辰頤浩言金人頃侵建康初自  
北岸掠小舟數十而濟旣至南岸恣行掠船濟渡軍馬  
其取和州渡江亦然欲令江北諸渡自九月朔日惟于

緊要渡口量畱舟一二以備轉送斥埃文字餘舟皆泊南岸至十月朔日以後大江更不得通行應公私舟船悉令於南岸深港內隱藏如違篙梢竝行軍法俟過防秋如舊從之 是日韓世忠先遣中後左右四軍渡江逼劉忠寨而屯先是世忠旣移屯乃爽甚飲酒按兵不動者累日眾莫窺其際一夕獨與親信蘇格偃服聯小騎直穿賊營警夜者呵問世忠曰我也蓋已諜知賊中約以我字爲號故所歸不疑遂周覽賊營而去出喜曰天賜我也卽下令明日破賊會食遂命諸軍拔柵前行而潛令銳卒二千銜枚夜進伏于山上翼旦辛巳日旦世忠

親率選鋒及前軍俱進暨戰所遣卒疾馳入其中軍望樓植麾張蓋賊同顧驚潰大敗遁去忠據白面山跨三年及是乃敗其輜重皆爲世忠所得始世忠之出也宣撫使孟庾以師久勞止之世忠請期半月當馳捷以獻至是卒如所料 甲申呂頤浩言朝廷置沿海制置司最爲得策然敵人舟從大海北來拋洋直至定海縣此浙東路也自通州入料角放洋至青龍港又沿流至全山邨海鹽縣直泊臨安府江岸此浙西路也萬一有警制置一司必不能照應望令仇愈專管浙東浙西路別除制置使一員專管浙東福建從之 丙戌御史中丞

沈與求試吏部尙書兼權翰林學士尙書戶部侍郎兼  
侍讀提領權貨務兼修政局詳定官黃叔敖試戶部尙  
書試吏部侍郎兼直學士院綦密禮與權兵部侍郎方  
孟卿兩易祕閣修撰都督府隨軍轉運使姚舜明權戶  
部侍郎殿中侍御史江躋守侍御史 八月甲午近歲  
官吏坐贓抵死之人率皆貸配故犯法者滋多至是錢  
塘縣吏樂振受賄當死詔論如律其徒始駭懼大理寺  
丞姚焯因請以振刑名頒下諸州從之 金賑泰州戍  
邊戶金主如中京 丙申左司諫吳表臣言時方艱危  
州郡獲全者無幾正賴賢守以循撫之望用藝祖漢宣

帝唐太宗明皇故事應郡守初自行在除授及代歸赴闕者竝令引對一則明示朝廷謹重郡守之意使之盡心二則可以揣知其人之賢否與其才之所堪從而褒黜三則自外來者可詢其所以爲政與民情風俗之所安而下情上通不至壅蔽輔臣進呈帝曰郡守民之師帥若不得人千里受弊宜從之 辛丑左司諫吳表臣言大江之南上自荆鄂下至常潤不過十郡之間其要緊處不過七渡上流最急者三荆南公安石首岳之北津中流最緊者二鄂之武昌太平之采石下流最緊者二建康之宣化鎮江之瓜洲是也惟此七渡當擇官兵

修器械其餘數十處或道路迂曲或水陸不便非大軍往來徑捷之處略爲之防足矣又十郡之間地不過三千餘里有一州占江面五百里者有占百餘里者遠近多寡勞逸大不均如七處渡口外宜每縣分定百里專令巡尉守之則力均而易守詔以付沿江守帥 癸卯淮東宣撫使劉光世言通問使朝奉郎王倫還自金國始朝廷遣人使敵自宇文虛中之後率募小臣或布衣僭官以行如倫及朱弁魏行可崔縱洪皓張邵孫悟輩皆爲所拘旣而金都元帥宗翰在雲中遣都點檢烏陵思謀至館中具言息兵議和之意俾倫南歸須使人往



議宗翰貽帝書略云旣欲不絕祭祀豈宜過於恠愛使不成國于是皓弁皆得以家問附倫而歸倫至東京與劉豫相見豫遣僞閤門宣贊舍人馬某伴押至境上光世以聞詔倫赴行在 乙巳德安圍解李橫自夏來圍德安未嘗攻城會戰惟于城之西北隅造天橋成填壕皆畢乃鼓衆臨城鎮撫使陳規率軍民乘城禦之規坐城樓爲砲折其足指容色不變圍益急糧餉不繼諸將請殺牛以代軍食規曰殺牛代食事窮矣因出家財以勞軍士氣益振孝感令韓適來告曰縣有粟百斛路梗不能通會大風雨規命乘勢呵殿而來賊軍疑其神率

不敢擊規以書求援于朝未報橫遣人來願得府之妓女而罷軍規不可諸將曰圍城七十日矣以一婦人活一城之眾不亦可乎規曰使橫卽退是我以婦人求和況得之而未必退乎卒不予時橫填壕不實而天橋陷規以六十人持火槍自西門出焚其天橋城上以火牛助之倏忽皆盡橫拔寨遁去甲寅尙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知樞密院事秦檜罷爲觀文殿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觀檜與左僕射呂頤浩不諧頤浩旣引朱勝非還朝復自內批今日赴都堂議事位知樞密院事上欲以逼檜會王倫來歸殿中侍御史黃龜年因劾

檜專主和議沮止國家恢復遠圖且植黨專權漸不可  
長檜卽上章辭位帝未許前一日頤浩與參知政事權  
邦彥畱身帝前復言檜之短帝乃召兵部侍郎兼直學  
士院綦密禮入對出檜所獻二策大略欲以河北人還  
金中原人還劉豫如斯而已帝謂密禮曰檜言南人歸  
南北人歸北朕北人將安歸又檜言臣爲相數日可以  
使聳動天下今無聞密禮請御筆付院帝卽索紙筆付  
密禮密禮迄未至院而麻制已成翼日制責檜曰自詭  
得權而舉事當聳動于四方逮茲居位以陳謀首建明  
于二策罔燭厥理殊乖素期念方委聽之專更責實恭

之效而乃憑恃其黨排擯所憎豈實汝心殆爲眾誤顧  
竊弄于威柄慮或長于姦朋檜旣免帝乃諭朝廷終不  
復用仍榜朝堂檜入相凡一年

考異秦檜能相史不詳洪遵所編中興玉堂制

草亦無罷相制王明清以爲皆檜擅政時焚滅今從趙鼎之遺史

詔珍禽花木毋入

臨安諸門 夜四更彗出于胃帝憂之命大官進素膳

乙卯詔防秋屆期建康修大內可罷 九月戊午朔

觀文殿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觀秦檜落職時言者論陛下憤中國之未振付檜以內修之事而檜不知治體信任非人不以寬大之故輔陛下仁厚之德乃以苛刻爲務事圖減削過爲裁抑人心大搖怨謫在路又引用程

瑀等布列要路黨與既植同門者互相僭譽異已者力

肆排擯檣爲宰相兼此二罪尙何俟而不譴之乎故有

是命

考異揮塵後錄云秦檜之職職告詞云聳動四方之聽朕志爲移建明二策之謀爾材可見謝仁伯

領京祠不知制詞何人所作明清蓋誤

已未能修

政局以議者言修政所講多刻薄之士失人心致天變

故也

龍圖閣待制知温州洪擬試吏部尙書徽猷閣

待制提舉臨安府洞霄宮鄭滋試尙書兵部侍郎 詔

雩祀上帝復以太宗配

案雩祀舊以神宗配

辛酉以彗星出赦天

下應盜官物入已罪抵死者不赦內外臣庶許直言時

政闕失行在和糴軍糧自今並用一色見錢銀絹充糴

本免民間牛稅一年應盜賊嘯聚去處隄十日出首免  
罪補官川陝豪戶輦運軍儲數多者與補承信郎至進  
義副尉陝西諸叛將許令自新前罪一切不問 朝奉  
郎充河東大金軍前進問使王倫至行在帝嘉其勞詔  
倫去國五年奉使有稱特遷右朝奉大夫充右文殿修  
撰主管萬壽觀倫言宇文虛中奉使日久守節不屈時  
虛中子右朝奉郎師瑗奉其母居閩中乃添差師瑗福  
建路轉運判官于是尙書左僕射呂頤浩議當再遣使  
人以驕敵意 壬戌以左迪功郎潘致堯爲左承議郎  
假吏部侍郎爲大金奉表使兼軍前通問秉義郎高公

繪爲武經郎假武功大夫忠州刺史副之命倫倫書與  
其近臣耶律紹文且附香藥果茗縑帛金銀進兩宮二  
后又減半遺都元帥宗翰金二百兩銀千兩遺右監軍  
希尹賜字文虛中半之遺耶律紹文銀三百兩縑幣百  
匹通問副使朱弁已下亦皆賜金三省勘問路由東京  
乃令頤浩倫書以果茗幣帛遺劉麟致堯公繪各官其  
家二人賜金帛甚厚 集英殿修撰知平江府席益試  
尙書吏部侍郎尋兼侍講 乙丑觀文殿學士左宣奉  
大夫提舉醴泉觀兼侍讀朱勝非守尙書右僕射同中  
書門下平章事 初命沿江岸置烽火臺以爲斥堠自

當塗之褐山東采石蕪湖繁昌三山至建康之馬家渡  
大城堙池州之鵲頭山凡八所旦舉煙算舉火各一以  
爲信有警卽望之 丙寅軍賊李通受都督府招安傳  
崧卿以通爲修武郎本府親兵前軍統領 辛未詔自  
今應批降處分係親筆付出身者竝依舊例御筆行  
甲戌彗星沒 乙亥御筆尙書兵部侍郎兼直學士院  
綦密禮爲翰林學士自靖康後從官以御筆除拜自此  
始 丙子詔近降御筆處分事多係寬卹及軍期等事  
與前此指揮事體不同竝經三省樞密院如或不當自  
合奏稟仍許給舍繳駁臺諫論列有司申審若奉行違



慢止依違聖旨科罪是日進呈帝謂輔臣曰今日批降處分雖出朕意必經由三省密院與已前不同朱勝非曰不經鳳閣鸞臺蓋不謂之詔令呂頤浩曰所以別于聖旨者欲上下曉然知陛下德音所向也遂批旨行下

戊寅罷鎮江府織御服羅帝諭輔臣方軍興有司匱乏豈可以朕服御之物爲先且省七萬緡助劉光世軍費也辛巳太尉神武左軍都統制福建江西荆湖等路宣撫副使韓世忠爲江南東西路宣撫使置司建康府沿江三大帥劉光世李回李光竝去所領揚楚等州宣撫使名其節制淮南諸州如故惟荆湖廣東宣撫使

李綱止充湖南安撫使湖北廣東竝還所部自分鎮以  
來前執政爲帥者例充安撫大使至是右司諫劉裴屢  
言綱跋扈呂頤浩將罷綱故帥銜比江東西減大字  
世忠言提舉官董旼招馬友曹成之衆得八萬人詔戶  
部侍郎姚舜明往衡邵辰沅等州揀其軍仍應副沿路  
糧食世忠還建康乃置背嵬親隨軍皆鷙勇絕倫者  
壬午權尙書禮部侍郎趙子晝充徽猷閣待制樞密都  
承旨自改官制後都承旨除文臣自子晝始 丙戌顯  
謨閣直學士知興元府王似爲端明殿學士川陝等路  
宣撫處置副使與張浚相見同治事始浚出使第以宣

撫處置爲名至是始帶川陝及等路字浚在川陝凡事雖以便宜行之然於鄉黨親舊之間少所假借于是士大夫有求于宣司而不得者始起謗議于東南大略謂浚殺曲端趙哲爲無辜而任劉子羽趙開爲非是朝廷疑之將召歸先爲制副時似已復還成都而行在未知也

考異朱子撰浚行狀謗者謂浚任劉子羽吳玠趙開爲非是致浚用玠時人皆以爲宜所以謗子羽及開者指子羽驕驕開歛耳

于玠無所與也今刪去

丁亥初劉忠旣爲韓世忠

所破復聚眾走淮西駐于蘄陽口世忠前軍統制解元以舟師奄至襲忠大破之忠與其徒數十人遁走北去附于劉豫以忠爲登萊沂密等州都巡檢使忠之將文

廣率所部詣江西安撫大使李同降回卽以廣爲武翼  
郎閤門宣贊舍人充本司統領軍馬 資政殿大學士  
宇文虛中在雲中間金將侵蜀遣使臣相偁問行以告  
宣撫處置使張浚且齎帝所賜御封親筆押字爲信兩  
傍細字伦道家符錄隱語云善持正教有進無退魔力  
已衰堅忍可對虛受忠言寧殞無悔虛受忠言者蓋隱  
虛中之名也又遺其家人書言中遭迫脅幸全素守惟  
期一節不負社稷一行百人今存者十二三人有人使  
行可附數千緡物來以救苦厄昨有人自東北來太上  
亦須茗藥之屬無以應命甚恨甚負于是虛中妻黎氏

奏以縑帛茗藥附通問使潘致堯而致堯已行矣 僞  
齊長星見僞太后翟氏死諡曰慈獻 是秋金主如燕  
山都元帥宗翰右副元帥宗輔右監軍希尹左都監宗  
弼皆會畱右都監耶律伊都守大同府左監軍昌守祁  
州伊都久不遷頗怨望遂與燕山統軍槁里謀爲變盡  
約燕雲之郡首契丹漢兒令悉誅女直之在官在軍者  
天德知軍僞許之遣其妻來告時希尹微聞其事而未  
信偶獵居庸關上遇馳書者覺而獲之宗翰族槁里命  
希尹誅伊都于大同伊都微覺父子以遊獵爲名乃奔  
達勒達達勒達先受希尹之命其首領詐出迎具食帳

中潛以兵圍之達勒達善射無衣甲伊都出敵不勝父子皆死西京副留守李處能坐累誅南京留守郭藥師河東南路步軍都統管蕭某皆下獄旣而獄免處能燕人遼宰相儼之子宣和末自平州來歸拜延康殿學士賜姓名趙敏修金人交燕復取以去宗翰以藥師家富于財謂其可以動眾悉奪而囚之宗翰次室蕭氏本天祚之元妃希尹殺之謂宗翰曰彼與兄實爲仇讐然忍死事兄者蓋有待也今事旣不成它日帷間寸刃不測可以害兄矣希尹以愛兄故擅殺之宗翰泣謝于是宗翰令諸路盡殺契丹金主問伊都叛未至燕而歸大赦

彰德軍節度副使高景山告知相州杜充陰通江南先是充之孫自南方逃歸充不告官而擅納之遂下元帥府掠治宗翰問之曰汝欲歸江南耶充曰元帥敢歸江南監軍敢歸江南惟充不敢歸也諸帥相顧而笑踰年乃釋冬十月戊子朔置孳生馬監于饒州命守臣提領括神武諸軍及郡縣官牧馬隸之仍選使臣五人專主其事時言者以爲軍旅之事馬政爲急多事以來國馬爲彊敵所侵盜賊所有其在諸軍者無幾乞講求孳生之利于江東西擇水草善地置地以牧之故有是命辛卯朝議以坑冶所得不償所費悉罷監官以縣令

領其事至是江東轉運副使馬承奏存饒信二州銅場  
許之二場皆產膽水浸鐵成銅元祐中始置饒州興利  
場歲額五萬餘斤紹聖三年又置信州鉛山場歲額三  
十八萬斤其法以斤鐵排膽水槽中數日而出三鍊成  
銅率用鐵二斤四兩而得銅一斤云 癸巳詔湖北安  
撫司後軍統制官顏孝恭以所部還鄂州孝恭初奉詔  
討石陂軍賊余照照爲官軍所殺其次李寶等百餘人  
皆就招 戊戌呂頤浩言建康米斗不及三百欲于鎮  
江上下積粟三十萬斛以助軍用帝曰若精選兵十五  
萬分爲三軍何事不成祖宗取天下兵數不過如此



庚子直徽猷閣凌唐佐爲僞齊所殺初唐佐旣降

事見建炎

三年九月壬子

劉豫因以唐佐知歸德府有尙書郎李亘者乾

封人建炎末避地不及豫使守大名時通問副使宋汝

爲亦以豫命同知曹州

事見建炎四年冬末

三人素相厚汝爲知

豫無改悔意與唐佐等疏其虛實遣人持蠟書告于朝

唐佐亘募得卒劉全宋萬僧惠欽汝爲募民王現邵邦

光皆十餘往返尙書左僕射呂頤浩之過常州也得唐

佐從孫憲授保義郎閣門祇候俾持帛書遺之憲至睢

陽唐佐妻田氏使與館客張約同食憲疑不出田氏曰

無傷也旣而爲約所告豫遣人捕唐佐并其家至京師

憲走得免唐佐諫豫責以大義豫怒斬唐佐于境上下  
令曰唐佐結連江南謀反斬首號令其家屬當從坐貸  
死送潁昌府拘管時全萬惠欽爲選者所得事泄亘亦  
坐誅先是武顯大夫孫安道爲應天府兵馬鈐轄城陷  
不得歸後謀挺身還朝爲人所告而死事聞贈安道忠  
州刺史爲亘立祠名愍忠 丁未以孟冬薦饗太廟于  
溫州是月也先祫祭祠部員外郎神主神御提點向宗  
厚言祭不欲數乞用故事權罷時享禮官援政和五禮  
新儀不從于是祫祭孟饗薦新朔祭兼行于一月之間  
非故事也 已酉詔帥臣統兵官以公使酒酤賣者取

旨論罪先是李綱爲湖廣宣撫使請于所在州軍造酒  
許之及是呂頤浩因進呈言茶鹽權酷今日所仰養兵  
若三代井田李唐府兵可復則此皆可罷不然財用捨  
此何出朱勝非曰權酷自漢武時因兵興而有帝曰行  
之千餘年不能改革可見久長之利故有是旨 詔湖  
北安撫使劉洪道知鼎州程昌寓併力招捕湖寇楊太  
時太據洞庭有眾數萬又有周倫楊欽夏誠劉衡之徒  
大造車船及海鯨船多至數百車船者置人于前後踏  
車進退每舟載兵千餘人又設拍竿長十餘丈上置巨  
石下輪轆遇官軍船近卽倒拍竿擊碎之官軍以此

輒敗大率車船如陸戰之陳兵海鯨如陸戰之輕兵又  
倫欽雖各有寨而專倚舟以爲彊誠衡雖各有舟而專  
倚寨以爲固此其所恃也韓世忠之在湖南也遣使臣  
朱實往招之太不聽命至是昌寓以奏乃命趣捕之  
是月尙書右僕射朱勝非上經營淮北五事一謂國家  
屯軍二十萬月費二百萬緡倘無變通必致坐困逆豫  
方行什一稅法聚以資敵若王師不出豫計得行今當  
渡江取彼所積以實邊圍淮南旣實民力自寬二謂逆  
豫招到淮北山寨及知名賊二十六項所以然者彼謂  
官兵不敢出逆賊能驟來耳宜分爲三軍聲言取徐邳

而實取淮陽聲言趣京師而實取陳蔡聲言入濱海而實取青密使豫聞之必分兵拒守然後大軍出廬壽直搗宋亳豫必成擒矣三慮賊併力南下今敵使既行未有要約不若先破豫兵去其一助四大軍一出所得金帛當明諭將帥悉以賞軍五淮北有土豪助順者就以爲守將俾自爲備則兵勢益張如此則不三二年中原可定帝納之十一月戊午朔右諫議大夫徐俯入對言大臣不可立威宜與諸將論事又言杜充一向威嚴諸將不敢議事其敗以此帝曰朕命大臣與諸將會食供職卿特未知呂頤浩曰將相和則國安豈可人情不

通自頤浩張浚執政始與諸大將其會于朝堂論者謂  
諸將便衣密坐視大臣如僚友階級之法廢矣 己未  
尙書工部侍郎韓肖胄移吏部侍郎仍兼工部權吏部  
侍郎章誼移刑部侍郎仍兼工部 金遷趙氏跡屬于  
上京 辛酉僞齊劉豫召武功郎河南鎮撫司都統制  
董先至汴京以爲大總管府先鋒將先是金房鎮撫使  
王彥在金州威聲頗著宣撫處置使張浚以彥節制商  
虢陝華州彥遣屬官高士琬率諸將以圖商虢至紫嶺  
與先遇官軍敗統制官劉琦戰死然先以困迫遂棄商  
州彥以統制官邵隆知州事 乙巳呂頤浩屢請因夏

月舉兵北向以復中原且謂人事天時今皆可爲何者  
昨自維揚之變兵械十亾八九未幾敵分三路入侵江  
浙兵散而爲盜自陛下專意軍政揀汰冗兵修飭器甲  
今張浚兵三萬有全裝甲萬副刀鎗弓箭皆備韓世忠  
軍四萬岳飛軍二萬三千王玠軍一萬三千雖不如浚  
之軍亦皆精銳劉光世軍四萬老弱頗眾然選之亦可  
得其半又神武軍楊沂中後軍巨師古皆不下萬人而  
御前忠銳如崔增姚端張守忠等軍亦二萬臣上考太  
祖之取天下正兵不過十萬況今有兵十六七萬何憚  
不爲且向者邵青擾通秦張琪劫徽饒李成破江筠范

汝爲據建劔孔彥舟馬友曹成等爲亂於江湖朝廷枝  
梧不暇今悉已定又自敵之南牧莫敢撓其鋒者近歲  
張俊獲捷于四明韓世忠扼于鎮江陳思擊于長橋而  
張榮又大捷于淮甸良由敵貪殘太甚天意殆將悔禍  
又敵以中原付之劉豫而豫煩碎不知國體三尺童子  
知其不能立國事固可料觀宇文虛中密奏雖未可盡  
信然敵騎連年不至淮甸必有牽制今韓世忠已到行  
在臣願睿斷早定命世忠張俊與臣等共議決策北向  
令世忠由宿泗劉光世由徐曹以入又于明州留海船  
三百只令范溫閻皋乘四月南風北去徑取東萊此數



路皆有糧可因不必調民饋運大兵旣集豫必北走所得諸郡就擇土豪爲守敵舉兵來爭其地則彼出我入彼入我出擾之數年中原可復況今之戰兵其精銳者皆中原之人恐久而銷磨異時勢必難舉此可爲深惜者也 庚午詔自今御筆竝佺聖旨行下時右諫議大夫徐俯言宣和以來所以分御筆聖旨者以違慢住滯科罪輕重不同也今明詔許繳駁論列當依祖宗法佺聖旨行下方其批付三省合稱御筆三省奉而行之則合稱聖旨然後名正言順上從之 壬申帝諭輔臣曰自晉中興豈有端坐不動于四方者將來朕撫師江上

朕觀周宣王修車馬備器械其車攻復古一篇可見若漢世祖起南陽初與尋邑之戰以少擊眾大破昆陽其下如唐肅宗雖不足道而能用郭子儀李光弼以復王室朕謂中興之治無有不用兵者卿等與韓世忠曲折議此否如朝廷細事姑待有司卿等當熟講利害朕前日與世忠論至晚膳過時夜思至四更不寢朕與卿等固有定議昨日批出可更召侍從日輪至都堂給劄條對來上朕將參酌以決萬全吏部侍郎韓肖胄言今日之勢終當用兵如晁錯之論七國以爲削亦反不削亦反金人猶是也繼因賜對面奏賊豫盜據中原人心

不附宜出不意遣兵將鼓行進討聲言翠華再幸金陵  
督使過江願賜睿斷克成大勲時頤浩亦召世忠至都  
堂諭以焚毀劉豫糧草事世忠曰此乃清野之法不可  
不行禮部尙書洪擬獨言國勢強則戰將士勇則戰財  
用足則戰我爲主彼爲客則戰陛下前年幸會稽今年  
幸臨安興王之居未定如唐肅宗之在關中光武之在  
河內也又邇者諸將雖有邀擊小勝未見雷合電發以  
取大捷又江浙農耕未盡復淮甸鹽筴未盡通平日廩  
給尙艱緩急將何以濟又千里餽糧士有饑色今使千  
里出戰則彼逸我勞凡此皆未可言戰也擬歸家語人

曰吾知迎合可取高位然豈以一身之故誤國事耶  
甲戌潭鼎荆鄂帥守李綱等四人約日會兵收捕湖寇  
初綱以湖廣宣撫使赴湖南聞曹成將自邵入衡以繼  
江西而韓世忠所畱提舉官董收親兵纔數百人勢不  
足以彈壓卽駐師衡陽遣使諭成使散其眾成至衡綱  
召與語俾率其餘眾四萬詣建康時馬友之將步諒有  
兵二萬掠衡山泊吳集市綱畱統制官韓京屯茶陵以  
扼賊而親帥大軍自白沙潛涉江諒不虞其至遂出降  
至是以聞詔綱精加揀汰得七千餘人隸諸軍綱尋入  
潭州械右朝奉郎知醴陵縣張覲屬吏權攝官以漸易

置賊吏稍戢綱延見長老問民疾苦皆以盜賊科率爲言乃檄州縣非使司命而擅科率者以軍法從事應曰前科須之物竝以正賦準折又遣統制官郝晟降潰將王進于湘鄉吳錫擒王俊于邵自是湖南境內潰兵爲盜者悉平惟湖寇楊太據洞庭文榜指斥言詞不遜綱命統領官李建馬準吳錫分屯湘陰益陽橋口以備之湖南無水軍綱乃拘集沿江魚戶得三千人屯潭州言于朝乞合兵討蕩詔湖北安撫使劉洪道知鼎州程昌寓荆南鎮撫使解潛遣兵會之仍權聽綱節制 壬午龍圖閣直學士知湖州汪藻言自太上皇帝淵聖皇帝

及陛下建炎改元至今三十餘年竝無日歷本朝宰相  
皆兼史館故書榻前議論之辭則有時政記柱下聞見  
之實則有起居注類而次之謂之日歷條而成之謂之  
實錄所以備記言垂一代之典也苟曠三十年之久無  
一字之傳何以示來世望許臣編集元符庚辰至建炎  
已酉三十年間詔旨繕寫進呈以備修日歷官采擇許  
之自車輿史官記錄靡有存者藻嘗於經筵面奏乞命  
史官纂述三朝日歷會朝廷多事未克行比出守湖而  
湖州不被寇元符後所受御筆手詔賞功罰罪等事皆  
全藻因以爲張本又訪諸故家士大夫以足之凡六年

乃成 十二月丁亥朔詔問盜范忠竊發令神武前軍  
左部統領申世景御前忠銳第六將軍德忠以所部二  
千逮捕之母致滋長如不卽捕獲撲滅其帥守監司及  
應捕盜官竝重寘憲典旣而處州復告急乃命忠銳第  
一將張守忠以精兵二千會之權聽守臣朱伯友節制  
賊遂平世景以勞自武功大夫加榮州刺史 甲午御  
筆嚴銷金之禁帝因覽韓琦家傳論戚里多佗銷金事  
且聞都人以爲服飾者甚眾故禁之 觀文殿學士知  
潭州充湖南安撫使李綱罷以龍圖閣直學士折彥質  
爲湖南安撫使 夜行在臨安府火燔吏工刑部御史

臺及公私室廬甚眾乙未旦乃滅太常博士趙需言國  
家以宋建號用火紀德今駐蹕以來未舉大火之祭望  
詔有司舉行從之 戊戌端明殿學士江東安撫大使  
趙鼎始至建康視事時參知政事權同都督江淮荊州  
諸軍事孟庠太尉江南東西路宣撫使韓世忠皆駐軍  
府中軍中多招安強寇鼎爲二府素有剛正之風庠世  
忠皆加禮兩軍肅然知懼民旣安堵商賈通行焉 辛  
丑給事中賈安宅試尙書工部侍郎 宣撫處置使張  
浚卽成州置院類試陝西解進士得周漢等十三人浚  
承制賜漢進士出身餘同出身癸卯以聞 甲辰詔張



浚罷宣撫處置使依舊知樞密院事徽猷閣直學士知  
夔州盧法源爲龍圖閣學士川陝宣撫處置副使與王  
似同治事先二日命駕部員外郎李愿往川陝因使持  
詔召浚還朝且令與參贊公事劉子羽主管機宜文字  
馮康國俱還仍以親兵千人護送時法源奉祠居蜀浚  
承制以法源代韓迪言于朝闕四日遂有是命尋以浚  
于國有功久勞于外令學士院降詔召赴樞庭仍命學  
士撰蠟書十通付宣撫副使王似書填賜諸叛將略曰  
昨宣司參議劉子羽弄權用事不通人情今已召張浚  
還朝更命王似無復嫌隙其早自歸浚聞乞祠不許

是日帝謂大臣曰近引對元祐臣僚子弟多不逮前人亦一時遷謫道路失教元祐人才皆自仁宗朝涵養燕及子孫自行經義取士往往登科後再須修學所以人才大壞不適時用 辛亥襄陽鎮撫使李橫敗偽齊于楊石店遂復汝州先是偽河南尹孟邦雄發永安陵鎮撫使翟琮憤不能平思出奇以擒之知虢州董振亦與偽將先密謀以所部應琮時襄陽糧乏橫不能軍乃引兵而北敵自入中國少能抗之不意其猝至橫至汝州城下守將武德大夫彭玘以城降 金人攻商州初都元帥宗翰在雲中使陝西經略使完顏杲裒五路兵與

劉豫之招撫使劉夔來侵時秦鳳路副總管吳玠以兵駐和尚原敵懼不得進欲以奇取蜀乃令叛將李彥琪駐秦州窺仙人關以要吳玠別將以游騎出熙河綴關師古而大軍由商於以進師古與別將遇敗之完顏杲至商州斥堠將望風退走守將邵隆度不能守卽退屯上津 丙辰知鼎州程昌寓令兵馬副總管杜湛率將士冒雪入沅江縣境盡焚賊寨奪舟取糧 初進士薛筇嘗詣金國上書言事金人執之以歸劉豫筇至汴京復以醜言訐豫欲令繫頸以組與大臣同詣闕下臣子之義雖死猶生或得以全其宗族若夫緩一時之誅忘

終身之患它日受擒與妻子磔身東市悔無所及豫大  
怒欲斬之張孝純救解得免是歲宗室賜名命官十  
有八人大理寺言斷大辟三百二十四

續資治通鑑卷一百十一